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九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注證

山陰豎人味水子諸葛一鳴校

官能第七十三

官者任也任其所能也即本篇第七節雷公有官能之問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于四海

察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于調氣明于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于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于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殆音待去聲今平）

此言詳刺道以問伯也凡用鍼之道必知人之形氣有餘不足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皆盛或形氣皆衰其病之在左在右在上在下在陰在陽在表在裏或血多氣少或血少氣多或血氣皆多或氣血皆少（以上七義素問血氣形志篇）其脉之所行有逆有順如手太陰經自中府而

出，少商者為順，自少商而至于中府者為逆。（凡前引各倣）有出有入，如自表而之裏為入，自裏而之表為出。然後即其犯病而為有過者，則誅伐之。知解其所結，（本經衛氣篇云：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知虛者則補，實者則瀉。又知脉之上下于氣穴，即氣穴也。（素問有氣穴論，凡穴皆可以氣穴稱）又知脉之流過於四（本經海論云：膻中為氣之海，衝脉為血之海，胃為水穀之海，腦為髓之海）審其所在之有病，或為寒熱，或為淋露，疑即歲露篇之所謂遇歲露也。（大義見歲露篇）選以其輸穴，必皆異處，當審于調其脉氣之往來，明于十二經脉之經隧，（大義見經脉篇）及左右肢絡，（即前經脉篇所謂其支上別者是也）盡知其會可也。若寒與熱爭，則能合陰陽

而調之若虛與實鄰則知決虛實而通之設不能調其左右。左右之義在病人則左右穴俱在醫人則鍼時用左右手是謂犯而行之也故必明于逆順乃知可治。脉之所行有逆順鍼法亦有逆順況人身陰陽諸經相爲配合未嘗有所行者能知各經之所起審于本末寒熱禁服篇云審其本末察其寒熱終始篇云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得邪所在而刺之則雖衆刺可以不殆矣然九鍼不同各有所宜能任而用之此刺道之所以畢也明于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于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

寒温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温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于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于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此帝詳鍼論以問伯也。五藏有井滎俞經合之五俞，六

府有井滎俞原經合之六輸。然六府之原并于俞，則皆可稱為五輸也。徐疾者，鍼法也。九鍼十二原小鍼篇云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所屈伸出入者，經脈往來也。見邪客篇[illegible][illegible]順逆之數言陰外淺合于五行者。泛言陰陽分而為五行也。五藏六府亦有所藏者，指人身有陰陽五行也。如肺為陰犬腸為陽肝為陰膽為木之類四時八風盡有陰陽者，指天道有陰陽五行也。八風見九宮八風篇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者。言人身之面部，各得其五行之位，合于明堂，及各處之色部也。人義見[illegible]五色篇六面部之分為五藏六府者，可以察其身形之所痛。凡[illegible]為[illegible]之篇內云浮沉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者為攣寒甚為皮不仁其色

□□在上下者可以知其何經之寒温又審皮膚之寒温滑濇所能知其病之所苦也且膈有上下心肺居上腸胃居下必知其病氣之所在先得其經脈之道然後可以用鍼稀者鍼之少也疎者鍼之濶也終始篇云躁取之上稍推深入其鍼也留者久留其鍼也即如有大熱在上則當推鍼而使之下所謂高者抑之也然從下而上則當引鍼而去其邪所謂外者發之也視先痛者常先取穴以刺之所謂凡病必先治其本也素問標本病傳論本經病傳篇大□□小利外皆當治其本又如大寒在外則留其鍼以補之大寒入中則從合穴以寫之凡病有鍼所不當用者則用灸以

治之。又如有上氣不足，則推入其鍼以抄之，而使上氣之至；下氣不足，則積其鍼以順之，而使下氣之至。其陰陽俱虛而鍼所難用，則用火以灸之。又有厥而寒甚，或骨廉下陷，或寒過於膝，則取下陵三里以補之（下陵即三里穴也）。（[illegible]）又有陰絡所過為寒留止，或寒入於中，則必推其鍼而行以散之。又有經脈陷下者，則惟灸以當之（經脈篇云：陷下則灸之。禁服篇云：陷下則徒灸之。徒，但也）。又有絡脈結而堅緊者，亦灸以治之。倘不知病之所苦，久則男子以陽蹻為經，陰蹻為絡；女子以陰蹻為經，陽蹻為絡（[illegible]）。故男子忌取陰蹻，女子忌取陽蹻，乃良工所禁，此鍼論之所以畢也。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此節與八正神明篇大亦俱同此當作對看須與

此言用鍼之事必當知天忌也服事也此二句出八神明論又詳小正雅六月篇云共武之服大雅板篇云我言維服上視天光即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者是也下司八正即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蓋四立二分二至為八節之正氣九宮八風篇有八風八正當以避八風故八正神明論謂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所謂得天之

露者本經歲露論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即從後來者為虛風下同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拆天之風雨為歲露也所謂遇歲之虛者本經歲露論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故得天之風雨而又

則救之而不能勝及其所害矣故

曰志不可不知者此也

志八干往古驗于來今觀于冥冥通于無窮之

所不見良工之所皆貴知此形者神髣髴此節與八正神明論大義小同

此承上文而言鍼道之妙無形而至神者也八正神明

論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

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觀其立

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

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

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

邪氣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中去去此

與八正神明論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大義俱相同據兩篇當以靈樞正而以小

此言邪氣之微，而上工能察取之也。洒淅惡寒，寒貌動形者，振動其形也。八正神明論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

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

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邪氣微附病形[illegible]。虛邪之

中身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

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八正神

明論曰。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

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

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上工論氣不論形。所以預取

其氣而蚤救其萌芽。彼下工則反是矣

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

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瀉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

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眞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此節與八正神明論畧同義我則此當以足故丁[illegible]明鍼所取之多少也即遥揣到解[illegible]則前所[illegible]之[illegible]圓

此承上文而言上工因氣以行補瀉之法其要則在于守神也八正神明論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正本節之所謂明于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也瀉必用圓補必用方八正神明論作瀉必用方補必用圓者是也岐伯

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

也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

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

圓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

也故圓與方非鍼也此其言如此此節之方圓說可知

今之瀉之時切而轉之其氣乃行即所謂方吸而轉鍼

者是也疾入而徐出之邪氣乃出即所謂方呼而徐引

鍼者是也又必搖大其穴則邪氣之出者自速此瀉法

也其補之時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手則引其樞右手

則推其膚微旋而徐推其鍼其鍼必端正安靜堅心無

術即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神無營于衆物自得也

正欲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即推其皮以蓋其外

門則真氣乃得存矣離合真邪論曰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此補法也瀉補

宜雖殊而用鍼之要當無忘人之神八正神明論曰養

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

不可不謹養也小鍼解云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瀉也

雷公問于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

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

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 以

憶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 作

一使行鍼者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人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此言任人者各因其能而末示以驗手毒之法也官人之能者任人之能猶書之所謂在官人也蓋欲視病人之色聽病人之聲傳所論之語于病人以行鍼灸以導

引行氣以唾癰咒病以按積抑痺非各得其人不可也卽如任手毒者試以按龜之法則其手之甘毒自別矣盖遇人以手有亮有善猶用味之甘苦故卽以甘苦名之毒卽苦也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篇內詳論各皮診尺知病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為之柰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

此言審尺部之脈與肉而可以知病形也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

亦緩脉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脉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脉濇者尺之皮膚亦濇故善調尺者不待于寸蓋脉在內肉在外內外相應故察其脉驗其肉而病形自定也愚謂診人脉時於臂至尺澤可驗難以周身知之故止以尺言也

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卧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癰壅同窅窈同

此驗風水膚脹之法也目窠者目下也窅者沉也視人之目窠上微有壅起如新卧起之狀蓋凡人之卧而起者目下必有微腫也其頸脉動時必有其欬正以人

以水考

迎大迎之脈皆在頸上屬足陽明胃經穴所以脈動而發之為欬也按其手足窅然不起此風水與膚脹之證候相同者也按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胻腹乃大其水成矣以手按其腹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夫脹論水證與此節風水大同而此節所按在手足不按其腹此節按手足窅而不起水脹論按腹[illegible]水之狀息者水與風於其手足腹皆大而按之之[illegible]而不起爲風水窅而起者止爲水數然觀下[illegible]有尺而清而序序澤腑作爲風則水論不必然也此二[illegible]之可雖[illegible]又按水脹論言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illegible]然不堅腹大身盡脹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illegible]此其候也夫水脹論以按其腹[illegible]而不起[illegible]色不膚脹令此節按手足不按腹蓋言[illegible]中

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illegible]

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illegible]也。

如

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脉盛躁者。病溫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脉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

此承上文而言詳審尺脉尺肉。可以定諸病也。尺之皮膚滑潤而淖澤者。風也　其肉弱者。主解㑊安卧。懈弱不弱。強不強。寒不寒。熱不熱。為解㑊。不能自寧。故安卧耳。若肉不但弱。而至于脫者。當為寒熱不可治之病也

尺之皮膚滑潤而澤者。風也。上節言按其手足窅而不起者。為風水膚脹。而此以膚滑而澤者為風。信乎欲知有風。必其滑而潤澤如脂膏者。真其為風也　若尺

之皮膚燥濇者乃風痺也素問痺論曰以風氣勝者爲行痺　尺之皮膚其相如枯魚之鱗者不但燥濇而已則爲水泆飲之診也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肝脉濇甚爲溢飲　尺膚熱甚其脉盛躁當爲温病也其脉雖盛不至于躁而帶滑者則病且出矣　尺之皮膚寒冷其脉小者主下泄及正氣衰故身寒而脉小也　尺之皮膚炬然如火而先發其熱後乃爲寒及先發其寒而後乃爲熱者皆爲寒熱之病也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麁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

[illegible]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

此即肘手臂掌諸所之冷熱而驗其各病。皆承上文謂尺言病之意而并及之也。人之手自曲池已上爲肘。自肘也已下爲臂。肘在上。應腰已上。手臂在下。應腰已下。故肘所獨熱者。其腰已上必熱。手臂之所獨熱者。其腰已下必熱。肘之前廉。即內廉也。據大體爲在前。故以內廉爲肘前。肘前獨熱者。主前之膺前有熱。蓋肘之內廉與膺前皆屬陰也。肘之後廉。即外廉也。據大體爲在後。故以外廉爲肘後。肘後獨熱者。主後之肩背有熱。蓋肘之外廉與肩背皆屬陽也　至于臂中獨熱者。其臂外

熱上腹有熱臂內熱。主腹有熱　肘後麤大已下三四
寸間所也為麤大處而已下。則為三里之所其間熱
者主腸中有蟲蠱不上不下之所正合于腸中也　掌
中熱者為掌之內廉熱主腹中熱其冷則腹中亦冷也
魚際之上白肉際屬陰經內有青血脈來見者。亦主
胃中有寒也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
立死悗同悶
此又承上文診尺之未盡者。而備言之也尺之皮膚
然而熱其左手寸部人迎之脈大者。當有去血之證也

迎而尺熱則腎水不足左寸脈大則心火有餘其去血者宜矣尺之皮膚。堅而且大而脈則小甚主正氣衰必浮躁悶有加則立死也

口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胷中

此即人之目有五色而知其病之在何臟也

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按本經經筋篇云。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

此言診目痛之法也目痛屬火。必有赤脈。然赤脈在目之內今自上而下者。主病在太陽經。蓋足太陽膀胱經自目內眥之睛明攢竹。以上于腦之四行其經脈在目

之上故自上而下者。乃太陽有邪入于目中也　又赤脉在目之內。今自下而上者。主病在陽明經。系足陽明胃經。郎足次指之厲兌。以至目下之四白承泣。其經脉在目之下。故自下而上者。乃陽明有邪。入于目中也

又赤脉在目之內。今從外眥走于內者。主病在少陽經。系足少陽膽經。起于足之四指竅陰。以至于外眥之瞳子髎。其經脉皆在于外眥。故自外而走內者。乃少陽有邪。入于目中也

診寒熱赤脉上下至瞳子。見一脉。一歲死。見一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二脉半。二歲半死。見三脉。三歲死

診[illegible]熱之有法也大惑與寒熱篇第七十同

[illegible]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齲區禹切

此言診齲齒痛之有法也齒痛曰齲。上齒屬手陽明大腸經下齒屬足陽明胃經故按其陽脈之來有過者必為獨熱其脈在左右上下則病熱亦分左右上下也

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為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

此言診血脈之有法也。凡診血脈者。必自其各部之分肉而視之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脉小而濇者不嗜食素問平人氣象論篇云溺黃赤安臥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

此言診黃疸之有法也

人病其寸口之脉與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難已也

此言診病有難已之法也素問六節藏象論本經禁服終始四時氣等篇皆以寸口探足手六陰經之病爲內傷以人迎探足手六陽經之病爲外感故寸口大一二倍爲關人迎大者爲格今寸口與人迎之脉小大浮沉一等者其內傷外感似未能自已也

手少陰脈動甚者姙子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婦人手少陰脉動甚者姙子也與此同

此言診女子有子之法也手少陰者心也爲左手寸部心與小腸爲表裏而小腸爲手太陽故少陰脉動則太陽之脉亦動也所以女子有姙者當是二之底從世以足易手字蓋以腎脉不止爲有姙也不知此子字乃男子也不然則素問靈樞豈皆誤乎脉狀云太陽大是男根手足太陽也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

此言診嬰兒病之有決也頭毛逆上則血枯而不潤如草之枯者相似故以死擬之然日病則無病之時尤宜

忌也

耳間青脈起者掣痛

此言診身中掣痛之有法也。上文診血脈之多青者爲痛，以青爲寒也。今耳間有青脈起，則少陽陽明諸經有寒，故爲身中牽掣而痛也。

大便赤瓣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溫泄易已瓣按病篇瓣讀莧切瓣瓣則赤瓣當作瓣

此言診便泄有難易之法也。凡大便有赤瓣或飧泄赤白爲熱而下迫，亦主手足火也。今脈小而手足寒，則是證脈相背，所以爲難已也。若止手飧泄脈微亦小，但得手

[illegible]盛則泄亦易已矣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病[illegible] 必陰故陰主[illegible]陽主

[illegible]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illegible]陰陽[illegible]

[illegible]也故曰冬傷于寒春生癉[illegible]春傷于風夏生飧泄腸澼

夏[illegible]于暑秋生痎瘧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

也此篇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illegible]九節大義相同

此言陰陽有四時之變而即四時之病以證之也夫四時有變以寒暑之相勝也重陰則必變而為陽故陰主寒而寒甚則必熱故曰寒生熱也重陽則必變而為陰故陽主熱而熱甚則必寒故曰熱生寒也此乃陰陽之

發也試觀冬傷于寒而至春變為瘟熱之病春傷于風而至夏發為後泄腸澼之病則寒生熱之義可見矣可之傷于暑而至秋變為瘧疾之病秋傷于濕而至冬變為咳嗽之病則熱生寒之義可見矣此雖四時之變亦四時之所發之也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前論刺有五節後論有真氣有邪氣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一曰振埃二曰發朦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也發朦者刺府俞去府病也去爪者刺

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
足相傾移也
此言刺有五節而先指各經之所用也振埃者如振落
塵埃也其法刺其外經以去陽氣大逆之病耳發朦者
開發朦瞶也其法刺其府輸以去其府病耳去爪者如
脫去其爪也其法刺其關節肢絡耳徹衣者如徹去衣
服也其法盡刺諸陽經之奇輸耳解惑者如解其迷惑
也其法盡知調陰陽諸經之虛實以移其病耳
黄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
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于胷中

憤䐜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䬴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于振埃黃帝曰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胷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䐜充人切惡去声䬴音壹䬴書[illegible]

此承上文而詳言振埃之義也刺法用振埃者以其陽氣大逆上滿于胷中氣憤而䐜肩而息大氣逆于上為喘為喝坐伏不常病勢內殞其惡埃煙䬴不得息乃行振埃之法効亦甚捷其法當取之天容係手太陽小腸經如有欬而上氣窮屈胷痛則當取之廉泉係任脉

經穴但所取之數在天容者無出入行一里許而止鍼

往廉泉者至其血變而即止鍼五

黃帝曰刺節言發朦余不得其意夫發朦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朦耳尚疾于發朦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于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于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

也。禮仲尼燕居篇云予夫子昭然若發朦 詩云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發朦之義也。夫發朦者，其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今言刺府輸以去府病，其輸不知何在，伯言此乃刺法之大約，即此一府以觀之，眞足以發朦也。如耳目無所聞見者，即于日中刺其手太陽小腸經之聽宮穴，其氣與眸子相通，當中其眸子也。若聲則與耳自相聞矣，何也？以手堅按兩鼻之竅，而急偃其聲，須則聲必應于耳也。此所謂彼雖非見所爲，而不必以有目以爲視，吾能見而取之，眞有神明相得之妙也

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

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睾。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睾音皋

此詳言去爪之義也。夫去爪之法。所以為刺關節肢絡者。正以腰脊為身之大關節。肢脛為人之管。莖垂為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喜怒不調。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睾。陰丸。血道不通。其狀日以益大。俛仰甚有不便。趨翔甚有不能。此病榮然有水。凝滯不行。所以

不上且不下也若用鈹石之鍼以取之則形雖大而不
可復匿口常不得隱蔽其水矣

黄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歧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于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唇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柰何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于徹衣黃帝曰善腊思亦切

此承上文而詳言徹衣之義也夫徹衣之法以爲盡刺

陽經之奇輸者正以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惟陰氣不足則內有熱如陽氣有餘則外有熱其內熱甚如懷炭其外熱畏綿帛而不可近身與席皆則腠理閉塞汗不得出其舌焦其唇槁而腊乾其嗌燥凡口中無味者惡莫辨刺之者亦惟取其手太陰肺經之天府穴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穴各三次其刺者有三故為三府也又取足太陽膀胱經之中膂內俞以去其熱又補足太陰脾經手太陰肺經以出其汗由是熱去而汗少其速如徹衣也

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

是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脉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于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于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解惑之義也夫解惑以補虛瀉實法者正以大風在身血脉偏虛其虛者為不足而輕其實者為有餘而重大體當傾側宛伏雖四方上下皆已反覆顛倒其狀甚于迷惑刺之者即其有餘而瀉之不足而補之則陰陽諸經自然平復其如解惑之速也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癉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

此言刺分五邪當用五章之法也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而已五章者漢史約法三章猶言五條也故邪有熱者今行刺法則癉熱消滅邪有持癰者今行刺法則腫聚散亡邪有寒者今行刺法則寒痺益溫邪有狹小者今行刺法則小者益陽蓋小者不使之大則其在外為陽者無害而有陽也邪有容大者今行刺法則大者必去此五章者所

以刺五邪也下文乃析言之。

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隴隆同素問生氣通天論云日中而陽氣隆本經營衛生會篇作除古益隴隆互用通矣

此承上文而言腫聚散亡之法也凡刺癰邪無迎其氣之來隆所謂避其來銳者是也如易風俗如移性情相似須緩以待之若不得膿則採以脆之導以行之去其癰腫之鄉彼當不安處所乃自散亡矣凡諸陰陽經之行病生癰者取其本經之輸穴以瀉之如手太陰輸穴太淵之類手陽明輸穴三間之類。

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

此承上文而詳言大者必去之法也凡刺邪之大者日漸使之小焉可也彼大者有餘當泄奪之則邪氣虛乃剽竊其通派之所鍼其大邪之移又即其分部肌肉以親視之毋使之反其真氣可也其所取之穴當刺諸陽經之分肉間耳

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費同廢

此承上文而詳言小者益陽之法也凡刺邪之小者應

其日以益大。故必補其不足。則其氣當復而無害。又視其分部所在。以迎其氣來之界而奪之。此乃先補不足之經。而後瀉其有餘之經。是以遠近之真氣盡至。其邪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廢而無留也。所謂小者益陽之亦如此。然刺之之法。當取其有邪之分肉間耳。

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一作開

此承上文而詳言癉熱消滅之法也。凡刺熱邪。其熱以則神思外越而意氣蒼茫。若出遊不歸。乃欲無病。當開通之以通其門戶。使熱邪得出。所謂瀉其有餘也。則病

乃自巳矣。

凡刺寒邪日以除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巳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寒痺益溫之法也。凡刺寒邪一日之內即當除之用鍼之間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使門戶巳閉。氣不泄則虛實得調其真氣自存而寒者溫矣

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圓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第七篇同

此承上文而言刺五邪之鍼各有所宜用也按本經九鍼論五曰鈹鍼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故此曰刺癰者

用鈹鍼又四曰鋒鍼主癰熱出氣故此曰刺大者用鋒
鍼又六曰圓利鍼主取遠痺者也故此曰刺小者用圓
利鍼一曰鑱鍼主熱在頭身故此曰刺熱者用鑱鍼又
七曰毫鍼主寒熱痛痺在絡故此曰刺寒者用毫鍼

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
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
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
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
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
能往水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

不往來者亦未可卽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

此詳言鍼論之義鍼論二字見官能篇此論字承從來官能篇原有解結二字而有解結之法也伯言請以言解鍼論之義必卽天地四時爲應爲副而以人身參之始可爲解是故地下有漸茹則生葦蒲人稟天地之氣有厚薄亦有形氣之多少也天地之陰陽者卽寒暑也暑者熱則地氣上蒸而滋雨

氣在于上所以物之氣亦不在下而在上其根安[illegible]少
汁至以人身論之其氣皆在表以皮[illegible]則[illegible]以血氣則
藏以汗則大泄而皮上皐澤此人得天地之[illegible][illegible]氣
之在外者如此若天地氣寒則地凍水[illegible][illegible]而在于表以
皮膚則縱容以勝理則閉以下則不出以[illegible]氣則[illegible][illegible]
以肌肉則[illegible]滿當是之[illegible][illegible]水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
使水之性流其地正凍雖善穿地者[illegible][illegible]
中郎善用識者不能取因其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能行求未可使之即能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釋東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身之[illegible]

四肢厥逆之脈者必先用火以熨調之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使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之淖澤者則刺而平之其脈堅緊者則破而散之俟其氣下乃止鍼此乃鍼論解結之法也

用鍼之類在于調氣氣積于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

此承上節用火熨調之義而推明之也凡用鍼之類在于調病人之氣其氣由胃中而生故氣積于胃出然由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由下焦之氣升于中

焦以升上焦而生此衛氣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又曰清者爲營濁者爲衛是也皆由胃中所積之氣通此營衛之氣以各行其道營氣則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則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且所謂宗氣者則積于胸中爲氣之海者是也其下而爲中下二焦者則注于氣街即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也故在上之宗氣出喉嚨司呼吸以行息道凡氣自足而上厥則上之宗氣不降脈中之血凝而留止斯時也若弗用火以溫而調之烏能取四肢之厥逆而解其結哉。

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
而下之
言用針者有先察後取之法亦承上文先行後行之
意而推廣之也凡用針者必先察其經絡之或虛或實
則實者當瀉虛者當補穴在何經切而循之按而彈之
視其氣之來應而動者然後取其穴而下鍼焉斯可也
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
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
所謂解結也。
此言六經調者爲不病而一經病者即用解結之法也

手足各有三陰三陽謂之六經六經之脉各調和者謂之不病內有一經之脉上實下虛而不通此則足經之氣厥逆而上故上實而下虛其在外必有橫絡之病盛加于大經之中令其不通乃視之可見者也當視而寫之此亦所謂解結之法也。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此治上冷下熱之法也凡上冷下熱者先刺其項乃足太陽膀胱經穴也久留其鍼候其氣至而熱且方已入鍼之時必熨項與肩胛中令其熱與下合乃止鍼其

熱在于下者。若或推之而上。所謂推而上之之法也
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
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此治上熱下冷之法也。凡上熱下冷者。視其下脉之虛
而陷之于經絡者補之。使上之氣下乃止。此其熱在于
上者。若引而下之。所謂引而下之之法也
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
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
挾按頸動脉。久持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
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

此治大熱之法也。上文上寒下熱，上熱下寒，此熱非徧身者也。今大熱徧身，狂而閑見言語，以無爲有，則熱之極也。足陽明經多氣多血，爲五藏六府之海，故當視其足陽明之大絡取之。虛則補之，血而實者則瀉之。又必因病人偃卧之際，醫工居其頭前，以兩手各用大指食指共四指，挾其頸之動脈而按之，即人迎大迎處也。又久而持之，又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之中而後止。又如前法行之，候其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之法也

黃帝曰：有一脉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

也

此言一脈而生數十病者皆邪氣之所生也邪氣者卽下文之虛邪也蓋虛邪賊風害行而數〃故爲病之多有如此也

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

此承上文而言氣分爲三唯邪氣能傷真氣也真氣者

與生俱生受之于天與穀氣相并而充滿于身者也

正風者正風也從一方來此風非實非虛如春之東風夏之南風秋之西風冬之北風者是也其中人也淺以其風氣之來柔弱不能勝人真氣故耳邪氣者乃虛風之賊傷人者也如冬居叶蟄之宫而風自後來者是也大義見歲露篇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也所以變化無窮而一脉有數十病耳

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于骨則為骨痺搏于筋則為筋攣搏于脉中則為血閉不通則為癰搏于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

爲寒寒則眞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于皮膚之間其氣外
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癢留而不去爲痺衛氣
不行則爲不仁

此承上文而言虛邪入人之深有爲骨痺爲筋攣爲癰
爲熱爲寒爲癢爲不仁等病也虛邪之中人也初時洒
淅惡寒以振動其形起人毫毛發人腠理其邪既入深
內搏于骨則爲骨痺搏于筋則爲筋攣搏于脈中而血
閉不通則爲癰腫　搏于肉而與衛氣相搏當是時陽
氣勝者則爲熱乃陽經之氣勝陰經也陰氣勝者則爲
寒乃陰經之氣勝陽經也　寒則眞氣去而且虛其寒

搏于皮膚之間邪氣外發腠理開其毫毛搖氣往來而

行則爲痒　留而不去則爲痹　衛氣不行則爲不仁

不知痛痒也

虛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眞氣去

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脉偏痛

此承上文而言虛邪之入人深則爲偏枯淺則爲脉痛

皆變化無窮之義也

虛邪之入于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

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

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能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

以筋深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有所結中于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為膿無熱則為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著着同

此承上文而悉舉虛邪中人之病亦變化無窮之義也虛邪入于人者既深則寒與熱相搏如久留而內著其寒勝夫熱則為骨疼而肉枯熱勝夫寒則為肉爛而肌

腐且爲膿及內傷其骨也　內傷其骨則爲骨蝕骨蝕者骨有所損也必有其所　如內傷其筋而疾在前筋則筋自屈而不得伸邪氣居其中而不出則發爲筋瘤筋瘤者筋有所流注也亦必有其所　如邪氣有所結而歸于內衛氣亦留于內而不得出以及于外所以津液亦久留于其中則合而爲腸瘤腸瘤者腸有所流注也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則可至于柔然亦必有其所　如或邪氣之結者歸于內津液留于內而又有邪氣中之則凝結易至于日以遠致相連而聚居于內當爲昔瘤言非一日而成者也以手按之則堅且有其所

又或結深中骨。則邪氣因于骨。骨與氣併日以益大則爲骨疽。亦有其所　若或結氣中之于肉。上焦宗氣正行于其所被邪氣留而不去。如有熱則化而爲膿。如無熱。則止爲肉疽　凡此數等邪氣其發雖無一定之處。而各有一定之名也

衛氣行第七十六 詳論衛氣之行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

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歲。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次當作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于目。故為一周

此言衛氣之行。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而一晝一夜

乃五十度周于身也出入者以出陽經以入陰經或出陰經以入陽經也但言一歲之內有十二月一日之中有十二時其夜之子時晝之午時當為南北之經經者自縱而言之也旦之卯時夕之酉時當為東西之緯緯者自橫而言之也繞天一周有二十八宿而一方計有七星四方各七則四七計有二十八星其房昴為東西之緯虛張為南北之經是故房至畢則為星之屬陽者也昴至心則為星之屬陰者也陽星則主于晝陰星則主于夜故人身衛氣之行一日一夜當為五十周于身其晝日行于陽經者二十五周蓋自足太陽而至手陽

明也。夜行于陰經者。二十五周。蓋自足少陰。而至足太陰也。彼六氣者。自甲子以至戊辰。五歲方周百刻。見素問六微旨大論。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言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氣始于水下一刻。至戊辰歲初之氣。又始于水下一刻。周而復始。而衛氣則一晝夜而周。故謂之同于五歲也。何以見晝行陽經者二十五周。是故自平旦之時則行于陰經者盡矣。此陽氣者。即衛氣也。出于目之睛明穴。正以目開則衛氣上行于頭。乃循項下足太陽膀胱經之衆穴。又循背下至足小指之端。至陰穴。其在頭而散者。別于目之銳眥。近聽宮穴。下手太陽小腸經。而至于手小指外側之少澤穴。其在頭而又散者。別于目

銳眥即足少陽之瞳子髎穴。以下足少陽之經而注于足第四指間之竅陰穴。又從而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以下至手小指之間關衝穴。其別而散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厭上近足陽明經之承泣穴。乃注足陽明之經而下行至足跗而之衝陽穴。入次指之間厲兌穴。其在頭而散者。從耳下。下行手陽明經之迎香等穴。以入手大（當作次）指之間商陽穴。入于掌中。此則晝行于陽經者如此。計二十五度。至夜則行于陰經。亦二十五度。其至于足少陰腎經。乃足心之湧泉穴。出內踝下行陰分。自足少陰腎經。而行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

足太陰脾經。其夜行于陰經者。計有二十五度。至明日
下旦。陰經已盡。而陽經又受氣。則復因目開而會于目。
又自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始也。故謂之五十度爲
一周者以此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
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
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
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
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
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

與十分身之四。陽盡于陰。陰受氣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爲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于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按伯高所言大約日行舍數衛氣所行之數。俱舉成數而言。甚今細分其數。則于晝夜各行二十五度之數。庶無穇矣。以俟後之明者。而再訂之

此承上文。而詳言衛氣晝夜各行二十五度之義也。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人氣者衛氣也。對天之日數而言。故謂衛氣爲人氣。此當言日行舍八分七釐半漏水下三刻一分二釐半。人氣行一周五分六釐二毫

半。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一舍七分半漏水下六刻二分半人氣行三周一分二釐半。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當云日行二舍六分二釐半漏水下九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四周六分八釐七毫半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當云日行三舍半漏水下十二刻毛人氣行六周二分半。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當云日行四舍三分七釐半。水下十五刻六分二釐半人氣行七周八分一釐二毫半。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當云日行五舍二分半。水下十八刻七分半。人氣行九周三分七釐半。又當增云日行六舍一分二釐半。水下二十一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十周九分三釐七毫毛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七舍水下二十五刻人氣行十二周五分又當增云日行七舍八分七釐半水下二十八

次一分二鳌半。人氣行十四周六鳌二毫半，又[illegible]日行八舍七分半，水下三十一刻二分半，人氣行[illegible]周六分二鳌半。又當增云：日行九舍六分一鳌[illegible]水[illegible]三十四刻三分七鳌半，人氣行一十七周一分八鳌七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舍五分，水下二十[illegible]刻半，人[illegible]行一十八周七分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一舍三分七鳌半，水下四十刻六分二鳌半，人氣行二十周三分一鳌二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二舍二分半，水下四十三刻七分半，人氣行二十一周八分七鳌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三舍一分二鳌半，水下四十六刻八分七鳌半，人氣行二十三周四分三鳌七毫半。日行十四舍。人氣行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十分身之四此正當云：日行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人氣行于身二十五周。陽盡于陰。陰受氣矣手此則行陽經衛已盡而陰經當受衛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注于手少陰心經，又注于手太陰肺經，又注于足厥陰肝經，又注于足太陰脾經，又注于足

少陰腎經。此乃一晝一夜。而爲五十度之一周也。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謂陰藏者陰經也。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平旦則復合于目。蓋又自睛明穴而始也。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陰經陽經所行一日一夜之內合所餘之分有十分身之二。身之四。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正以其所值之時有奇分未盡故耳

黃帝曰。衛氣之在于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

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于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

此言刺諸經者必候衛氣之所在而刺之也帝疑衛氣在于人身上下往來理當候其氣之在陽在陰而刺之若不以期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者奈何伯高言正當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也故雖日之所分有多有少春

分後日長秋分分後日短而春夏秋冬其晝夜刻數各有分理然所以候衛氣者常以平旦為紀則知其行于陽經以夜盡為始則知其行于陰經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其二十五刻者四分之一半日之度也常如是無已日出而起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大約以半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則病可與期若失時反候則百病不治故曰病實者當瀉之宜乘其氣之來而迎之病虛者當補之宜乘其氣之往而隨之所謂氣有來去即氣有存亡氣有存亡即可候病有虛實而刺之是謂之逢時也故占行于三陽太陽陽明少陽合見于而言必候其氣在于陽而

刺　夜行于三陰太陰少陰厥陰合五藏而言以脾心包絡必候其氣在陰而刺之其氣三陽三陰詳下文正許言之

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

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盼普巴切

此承上文而詳衛氣有在陽在陰之時。正當候其氣而刺之也。方漏水下一刻。則衛氣在足手太陽經。漏水下

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漏水下三刻則衛氣在足
手陽明經然衛氣慓悍疾利故曰間經當行于陽經而
又于漏下四刻之時則入足少陰腎經求經求各篇云。
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及分肉之
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
分。間行于五藏六府者是也故曰水下四刻衛氣在陰
分。下文水下八刻十二刻十六刻二十刻二十四刻皆
曰在陰分者俱指足少陰腎經而言也然入于陰分而
日當爲晝故漏水下五刻之時則又出于陽分而在足
手太陽經。漏水下六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七

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至于八刻則間行于足少陰腎經水下九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一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十二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十三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四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五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十六刻則衛氣又間行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十七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八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九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

之分水下二十一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水

下二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二十三刻

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四刻則衛氣又間行

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二十五刻則又出而在足手太

陽經此少半日之間所行之度也至于再行半日從房

至畢行一十四舍則水下五十刻矣又日行半度轉行

一舍則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水下三刻分二釐半一大要曰

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之字行大要日月加丁系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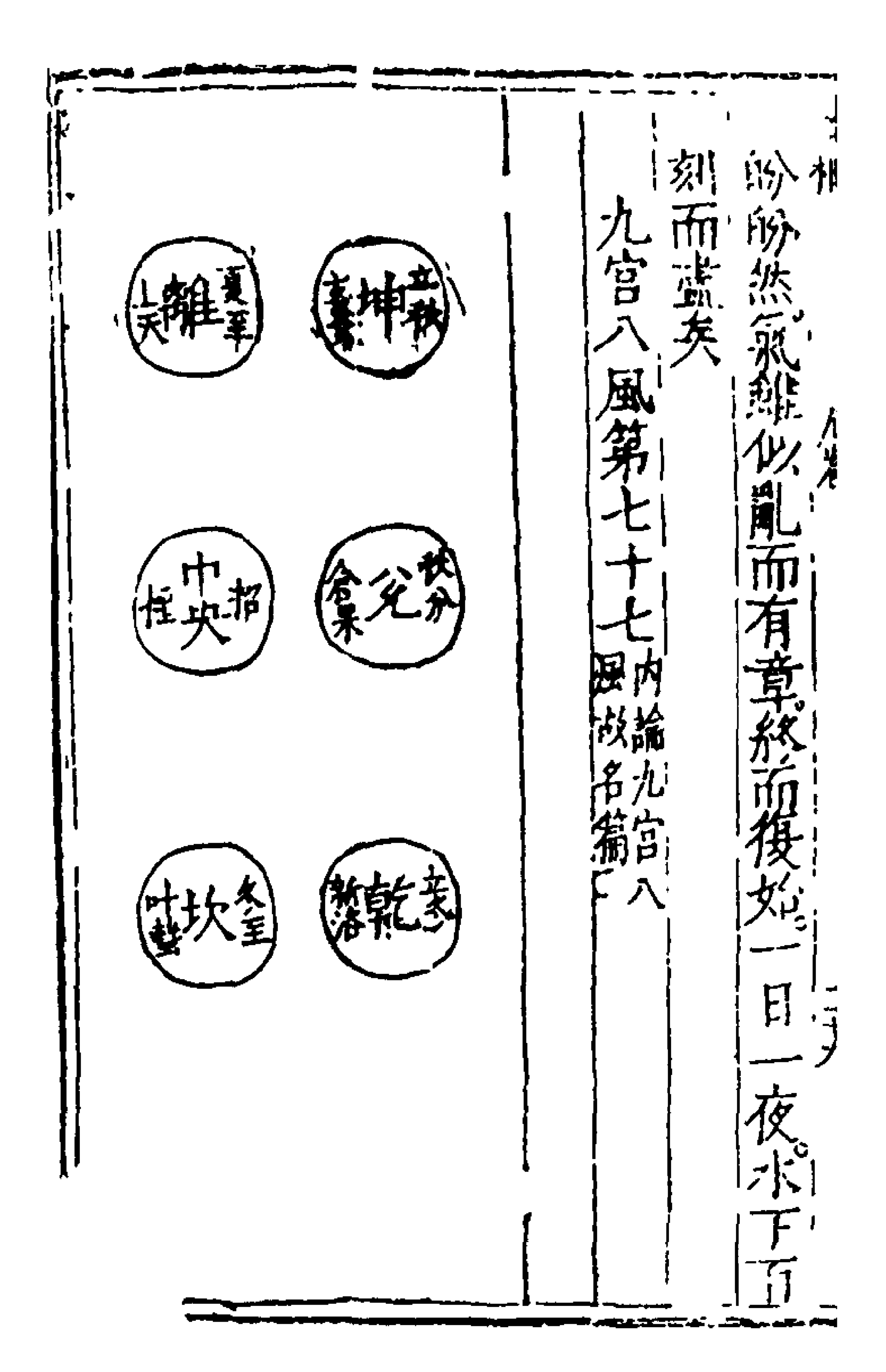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相

一舍則氣行于三陽而又入于足與天地同紀紛紛然

少陰腎經之分常如是無已也

紛紛然氣雖似亂而有章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內論九宮八風故名篇



立夏 巽 陰洛

春分 震 倉門

立春 艮 天留

立秋二 玄委 西南方
夏至九 上天 南方
立夏四 陰洛 東南方

秋分七 倉果 西方
招搖 中央
春分三 倉門 東方

立冬六 新洛 西北方
冬至一 叶蟄 北方
立春八 天留 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

日冬至矣。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

處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

此言太一居九宮之日。各有所忌也。太一者。歲神也。考問

大微垣太一有太乙爲貴人此則不止天符天符常以冬至之日居于坎方叶蟄之宮。計有四十六日。至次日乃第四十七日也。則爲立春。而居于艮方之天畱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九十二日。至次日乃第九十三日也。則爲春分。而居于震方之倉門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一百三十八日。至次日。乃一百三十九日也。則爲立夏。而居于巽方之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計一百八十三日。至次日乃一百八十四日也。則爲夏至而居于離方之上

天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二十九日。至次日。乃二百三十日也。則爲立秋。而居于坤方之玄委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七十四日。至次日。乃二百七十五日也。則爲秋分。而居于兌方之倉果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三百二十　日。至次日。乃三百二十二日也。則爲立冬。而居于乾方之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計三百六十五日。至次日。乃來歲之冬至。又居坎方之叶蟄宮矣。其太一所遊之日。假如冬至居叶蟄之宮。照圖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冬至爲一。立秋爲二。春分爲三。立夏爲四。中央爲五。立冬爲六。秋分爲

七。立春爲八。夏至爲九。從冬至之一。常如是輪之無已。終而復始。遇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此日有風雨。則必歲美民安少病。先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天必多雨。後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民必多汗不唯是也。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當占在君。在春分之日有變。當占在相。在中宮之日有變。當占在吏。在秋分之日有變。當占在將。在夏至之日有變。當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日五宮者東南西北中央也所病者。病謂逆也有大風折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之宮與其分占貴賤。如君相吏將民之謂也。其風從所居之鄉來如冬至來自

北方春分來自東方之謂是之謂實風也主生長以養萬物者或從其衝後而來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分從西北二方而來夫是之謂虛風也主殺害以傷人者謹候此虛風而避之昔聖人避之如矢石所以邪弗能害也。按本經歲露論以太一冬至居叶蟄宮而風而從南方來者爲虛風立春之日而風而從西方來者爲虛風則此篇所謂從後來者爲虛風亦和東以西與北爲後南以北與東爲後西以東與南爲後北以南與西爲後也

是故太一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

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脉脉絶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

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

此又言朝八風可以占吉凶也南方屬火主人之心應之通于脉故風從南方來者名曰大弱風其傷人內舍于心而外在于脉其氣主于爲病之熱也西方屬金主于燥人之肺應之通于皮膚故風從西方來者名曰剛風其傷人內舍于肺而外在于皮膚其氣主于爲病之燥也北方屬水主于寒人之腎應之通于骨故風從北方來者名曰大剛風其傷人內舍于腎而外在于骨及肩背內之膂筋（膂筋之義詳歲露論中）其氣主于爲病之寒

也東方屬木主于風濕人之肝應之通于筋紐其氣主于肝為病之風濕也夫東方主風而曰濕病者以風為嬰兒其氣尚長不能勝濕故也其間西南方來者為謀風內傷于脾而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與南方來者為弱風以來主于寸也內傷于胃而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戊辰亦主土也西北方來者為折風內傷于小腸而外在手太陽之脉東北方來者為凶風內傷于大腸而外在兩脇腋骨下及肢節以大腸與別府不同皆能受傷者也此八風者皆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即虛之鄉來也如立冬而風從南方西方來立春而風從北方西方來立夏

而風從比方東方來立秋而風從南方東方來者是也三虛者據素問刺法本病二篇則以人憂愁思慮傷心及汗出於心驚而奪精為人二虛遇司天失守為天之虛為三虛據後歲露論以乘年之虛為一虛即司天失守是也逢月之虛為一虛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是也失時之和為一虛即春應暖而反寒之盛是也據此篇其人已虛其風又虛其歲又虛是謂三虛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矣假如人實歲實而風虛則止為淋露寒熱蓋人為露所淋必發為寒熱也或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痿病故聖人避此虛邪之風如避矢石若有三

趣而爲邪風偏中之則又爲擊仆爲偏枯矣擊仆者如擊之而仆是也偏枯者或左或右偏枯也

九鍼論第七十八 靈樞第一篇詳論九鍼故名篇焉天足至大者用鍼術之當知故并及之凡內經全書之論鍼者皆不出此九鍼與爲一律也

黃帝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同悟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于一而終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

起黃鐘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葢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去声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平声下同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圓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爲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圓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于經絡之中爲瘤病者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

相搏合為癰膿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
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
客于經絡而為暴痺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尖如氂(毫同)且
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
之所客於經而為痛痺舍于經絡者也故為之治鍼令尖
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真邪俱往出鍼
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
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
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
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風水之狀而

溜不能過于機關大節者也其爲之治鍼令小大如氂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于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圓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鍉鍼音氐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鍼取法於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納同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鍼取

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八曰長鍼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于鋒鍼其鋒微圓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此節當與素問鍼解論篇二節參看

此言九鍼所以應天地之數而詳其大小長短之法也夫九鍼者應天地之大數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四時五以法五音六以法六律七以法七星八以法八風九以法九野正以聖人起天地之數一以至九故分天下爲九野若九而九之則爲八十一乃黄鍾之數亦然也以鍼應數故制之爲九鍼耳 其鍼之

曰第一者所以應天也天屬陽而五藏之應天者惟肺肺爲五藏之華蓋皮則爲肺之合乃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者其頭大象天之陽也其末銳令無得深入而使陽氣出也故下文一曰鑱鍼者取法于巾鍼其頭大其近末約寸半許而漸銳之計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者用之正以出陽氣也　其鍼之曰第二者所以應地也地爲土而人之應土者惟肉故爲之治鍼者其身（直筩筩以竹爲之其體直故謂直筩）其末則圓令無得傷肉分則邪得竭也故下文二曰圓鍼取法于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之氣也　其鍼之曰第三者所

以應人也人之所以成其身而得生者血脈故爲之
治鍼者其身必大其末必圓令可以按脈而勿陷以致
復其正氣令邪氣獨出耳故下文三曰鍉鍼取法于黍
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氣之出也　其鍼
之曰第四者所以應四時也四時有八風而客于經絡
之中乃爲瘤病瘤者留也痼病也故爲之治鍼者必筩
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其熱出其血而使痼病之得
竭故下文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其身則筩其末則鋒
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也　其鍼之曰第五者所以
應五音也夫五音主冬夏之分以子午而分所以爲病

者。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摶合爲癰膿故爲之治鍼者令其末如劒鋒可以取大膿也故下文五曰鈹鍼取法於劒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相爭者也

其鍼之曰第六者所以應六律也六律所以調陰陽四時而合于人身之十二經脉。令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痺故爲之治鍼者必令其尖如氂且圓且銳其中身則微大所以取此暴氣也故下文六曰圓利鍼取法于氂鍼其末微大其身反小令可深納其鍼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

其鍼之曰第七者所以應七星也天有七星人有七竅爲邪之所客則舍于經絡而爲痛

痺。故為之治鍼。必令尖如蚊虻之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則正氣因之而復。真邪俱往。以出鍼而可以養其正氣。不使之外洩也。故下文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

其鍼之曰第八者。所以應八風也。人之手足。各有股肱。關節計八。合八正之虛風。二至二分四立為八。正分于東西南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八風即八風以傷人。則內于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故為之治鍼者。必長其身。鋒其末。而可以取深邪遠痺。故下文八曰長鍼。取法于綦鍼。長七寸。正主于取深遠之邪痺也。

其鍼之曰第九者。所以應九野也。人之節解皮膚

之間似地之有九野而虛邪流洪于身如風水狀其流不能過於機關大節故爲之治鍼者令其小狀可大外鋌其鋒微圓可以取大氣之不能過于關節故下文九曰大鍼者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正以取大氣不能過關節者也按此九鍼本經九鍼十二原官鍼及此三篇相同後世不明此九鍼而又妄于用鍼穴不知分經補寫無法夭札多矣

九鍼之圖

一曰鑱鍼

其頭大其末銳取法于巾鍼至末寸半漸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用之

二曰員鍼

三曰鍉鍼

四曰鋒鍼

五曰鈹鍼

六曰員利鍼

筩其身卵其鋒取法于絮鍼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邪氣之

其身大其末員取法于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氣出

鋒其刃隅其末取法于絮鍼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兩之

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之爭

尖如氂且員且銳微大其末反小其身取法于毫鍼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

七曰毫鍼

尖如蚊虻喙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

八曰長鍼

長其身鋒其末取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

九曰大鍼

其鋒微員取法于鋒鍼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

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腑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天忌

見素問八正神明論。刺官鍼篇

此節當參前九宮八風圖看

此言身形之應九野。而天忌乃所當知也。人之左脇應春分。而乙卯日屬木。居左。故應之。右脇應秋分。而辛酉日屬金。居右。故應之。膺喉首頭應夏至。而丙丁日屬火居南。故應之。腰尻下竅應冬至。而壬子日屬水。居北。故應之。至于左足應立春。戊寅己丑日應之。蓋戊己主土

兼四方而寅丑則居東北方也右足應立冬戊戌巳亥
日應之蓋戊巳主土土兼四方而戌亥則應西北方也左
手應立夏戊辰巳巳日應之蓋戊巳主土土兼四方而辰
巳則應東南方也右手應立秋戊申巳未日應之蓋戊
巳主土兼四方而申未則居西南方也六府與膈下之
脾肝腎三藏應于中州乃大禁者也蓋大禁在諸戊巳
之日而太一所在之日即如冬至居叶蟄立春居天留
之類是也不可犯之凡此九者皆候八正所在之處則
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苟欲治之無以其所值之
日治而潰之是乃天忌之日不可以輕犯也

太乙神人身形應九野天忌歌

南

頭喉一節應離方夏至太乙居上天宮四十六日忌丙午日

東

左手應巽方立夏太乙居陰洛宮四十五日忌戊辰己巳日

左脇應震方春分太乙居倉門宮四十六日忌乙卯日

右脇應兌方秋分太乙居倉果宮四十六日忌辛酉日

西

右手應坤方立秋太乙居玄委宮四十六日忌戊申己未日

六腑膈下
肝脾腎三
臟應中州
忌戊己日

北

左足應艮方立春太乙居天留宮四十六日忌戊寅己丑日

腰尻下竅應坎方冬至太乙居叶蟄宮四十六日忌壬子日

右足應乾方立冬太乙居新洛宮四十五日忌戊戌己亥日

按後世鍼灸法，最忌九宮尻神，九部尻神，十二部尻神。此固當遵，然前九宮八風篇內有太乙所在九宮，及此篇身形應九野，乃神聖所言，不合五行九宮八卦大發。今舊有太乙神人歌，凡鍼灸破癰者，切宜忌之。

立春艮上起天留，戊寅己丑左足求，春分左脇倉門震，
乙卯日見定為仇，立夏戊辰己巳巽，陰洛宮中左手愁，
夏至上天丙午日，正值膺喉離首頭，立秋玄委宮右手，
戊申己未坤上遊，秋分倉果西方兌，辛酉還從右脇謀，
立冬右足加新洛，戊戌己亥乾位收，冬至坎方臨叶蟄，
壬子腰尻下竅流，五藏六腑并臍腹，招搖諸戊己中州。

形樂志苦病生于脈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喝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illegible]當作嗌所以與此節同按素問血氣形志但彼曰病生于咽嗌者爲是彼曰治之以百藥此曰甘藥者異彼末句云是謂五形志也此節之末句有缺

此言病有形志之苦樂不同而治之者亦異也形在外志在內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于心心合于脈所以病在于脈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　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然以勞而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　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亦樂則

血氣凝濇。病生于肉。當以鍼石治之　有竹等外形既苦而内志亦苦。則血氣枯竭。病生于咽嗌。當以甘和之藥治之　有竹等形受勞苦。數被驚恐。筋與血脈皆不相通。則病生爲不仁。不仁者。痛癢不知也。當按摩醪藥以用之。是皆五形五志之受病者如此　邪氣藏府病形篇終始篇俱有調以甘藥

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　此與素問宣明五志論同

此言五藏之氣爲病也。按三部九候論曰。心爲噫。脈解篇云。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也。本經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

帝曰何然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曰噫夫曰心為噫又曰寒氣轉于胃以心氣上噫而胃又有寒故從之而轉耳。至于本經口問篇則脾之為病亦曰善噫蓋脾胃之病無以異也王太僕云噫謂飽出息也亦謂氣轉也論語云噫斗筲之人朱註云心不平聲然則云噫存也理以飽出息及氣轉為是朱註與病易皆係憂義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肺在變動為欬故肺主于欬也。又陰陽應象大論言肝在聲為呼而此曰語者從言聲而此言病也　吞者。海篇曰。食咽也。然病時氣亦能吞也　欠者。張口轉氣也。口問篇。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半夜則行于陰陰者主

夜在於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

六府氣。膽為怒。胃為氣逆噦。大腸小腸為泄。膀胱不約為遺溺。下焦溢為水。宣明五氣論與此大同

此言六府之氣為病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而此曰膽為怒者。以肝與膽為表裏也　胃為氣逆為噦者。蓋胃為水穀之海。惟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　大腸小腸為泄者。蓋大腸為傳道之

府。小腸爲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之證也。

膀胱不約爲遺溺素問靈蘭秘典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脈要精微論曰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今膀胱之氣不足而不能藏故爲遺溺如此也

下焦溢爲水此下焦者即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下焦之氣不足故氾溢而爲水病耳。按水之爲證見素問陰陽別論平人氣象論靈樞水脹論論疾診尺篇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此節與宣明五氣論五味所入亦同但此多淡入胃一句

此言五味之入五藏也

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于藏也此與宣明五氣論亦同彼本有云虛而相并者也

此言五藏之精氣并于所虛之藏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腎在志為恐今肝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憂夫在志為怒而此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　心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喜蓋喜者固其所志而太過于喜則為病也　肺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悲夫在志為悲而此曰憂者憂甚則悲也　腎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恐　脾

屬所餘臟精氣得以并之則為畏夫在志為恐所也畏以過思則畏勝也此乃五臟之氣虛而相并者也

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臟氣所惡者也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臟所惡之邪也肝屬厥陰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心屬少陰火其性與暑氣相通而受熱則傷脉故惡熱肺屬手太陰金其性本寒故惡寒腎屬足少陰水其性喜潤故惡燥脾屬足太陰土其性喜燥故惡濕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

也此與宣明五氣篇同

此言五藏各有液也

五勞。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

此五久勞所病也此與宣明五氣篇同

此言五藏久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卧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

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

此與宣明論之五味所禁較此更詳

此言五味各有所走也宣明五氣篇曰辛走氣氣病無

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一此言五味之有五裁即上節之義也

五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陰病發于肉陽病發于冬陰病發于夏（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之病有所發也腎爲少陰主于骨脾爲太陰

主于肉故陰分之病發于骨肉心爲牡藏主于血故陽分之病發于血此則以五藏所主言陽虛不能勝陰故陽病發于冬陰虛不能勝陽故陰病發于夏此則以五藏之時言也

五邪邪入于陽則爲狂邪入于陰則爲血痹邪入于陽轉則爲癲疾邪入于陰轉則爲瘖陽入之于陰病靜陰出之于陽病喜怒（癲當作巔喜當作在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邪之爲病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有餘而爲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幷乃狂）邪氣不入于陽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爲血痹（生氣通天論曰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

[illegible]家不通。按此曰陰陽乃指衛氣。衛氣於陰陽諸經爲表爲裏。此義亦從之矣。宣明五氣論曰。搏陽則爲癲疾。而此曰邪入于陽。轉則爲癲疾。則癲當爲巔。正以陽氣上升。故頂巔有疾。如頭痛眩暈等證也。宣明五氣論曰。搏陰則爲瘖。而此曰。邪入于陰。轉則爲瘖。正以陰爲邪傷。則營氣不足而爲瘖也。此曰陰陽者。亦營衛二氣也。陽氣之邪。入之于陰。則其病也能靜。陰氣之邪。出之于陽。則其病也多怒。是乃五邪爲病也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藏平声 此與宣明五氣論同。但彼則腎止曰藏精。不及志。難經兼言腎藏精與志。故言有七神之說。

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本經本神篇黃帝曰何

所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又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藏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觀此則本節大義可識矣

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素問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

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是之謂五主也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此節與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五音五味篇大同小異。當以素問為的

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多少。而刺之者。必有其數也。按素問血氣形志論曰。太陽常多血少氣。此同少陽常少血多氣。此同陽明常多氣多血。此同少陰常少血多氣。此同厥陰

常多血少氣此同太陰常多氣少血此異違以素問為是又曰刺陽明出血氣此同刺太陽出血惡氣此同刺少陽出氣惡血此同刺太陰出氣惡血此異違以素問為是刺少陰出氣惡血此同刺厥陰出血惡氣此同

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也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其各經氣血自有多少故刺之者凡多者則出之少者則惡出之也

足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厥陰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

足經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此與血氣形志論同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表裏也胃與脾膽與肝膀胱與腎各爲表裏乃足之陰陽六經也大腸與肺三焦與心包絡小腸與心各爲表裏乃手之陰陽六經也曰足者以其井滎俞經合等穴自足而行也曰手者以其井滎俞經合等穴自手而行也血氣形志論亦云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蓋言必先去其本經受病之血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濕肺苦氣上逆

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耎。脾欲緩。肺欲收。腎欲堅之類。所苦所欲出素問藏氣法時論然後分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也

歲露論第七十九

末以逢其風而遇其雨者為遇歲露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于伏衝

之時。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作亦早

按當與本篇問瘧論第三節參看

此言瘧之所發者。所以有晏有早也。所以瘧之所發。或早或晏者有時為疑。伯言風寒等邪初時感于風府。循背脈經穴。其邪自項循脊背而下行。旁行之□□□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又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于頭。轉行後項。大會于督脈之風府。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自大椎又名百勞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為二十四節。十四云瘧二□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于脊背也。衛氣每至

下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先入邪氣先入而病氣遂成
此作字與發作之作不同乃病之成也
此所以日作尚晏也 兒作[illegible]乃[illegible]之義至
下日作早者何哉正以衛氣之行于風府始時邪氣適至
腠理而入者日下一節二十一日則下二十一[illegible]至
尾骶至二十二日則入于脊內以注于伏衝之[illegible]
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尾骶二十六日[illegible]于[illegible]五
自風府而始連逕骨三椎而言也此篇舊下一節二
十一日則下二十一節以至尾骶二十二日則入于脊
蓋除風府與項骨之三椎而言也 又按本經百病始
[illegible]篇言邪或着于伏衝之脈或着于脊所謂伏衝與背
筋爲二下文止言其邪傳舍于伏衝之脈而不言背筋
則伏衝與背筋又可居一者也乞考瘧論古邪入於內
主于伏脊之脈則分伏衝脊筋而言之至考氣穴論骨
空論言衛脈所發背行于腎脛之穴則衛脈外行腎穴
而內行于腎脈故骨脈與衛脈伏行于脊筋之內送腧

伏衝之脈，信可以合而爲一者也。又按脊脈從髓內出，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以其循脊而又直行，則脊之內有膂，膂由是循伏膂之脈而之內有脈，乃衝脈之所共行者也。

生行，約有九日。此邪在前出于缺盆之中，缺盆足陽明胃穴，在前頸下橫骨陷中。其氣上行而日高，故其病稍益而早也。

至其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稸積而作焉。瘧論云：邪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此節當以瘧論參考，宜爲間日而發，故云然。否則上下不相蒙矣。

此言瘧之間日而作者之義也。上節言發有早晏，不出于一日之間所發者。蓋每日間有早晏不同也。至有不

于身日發之所次日發者謂之間日而發也。正以邪氣內搏于五藏橫連于募原。其道路遠。其邪氣深。其所出而行者遲。不與衛氣俱行而皆出。故不能日發。而次日乃發也

黃帝曰。衛氣每至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illegible]

在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illegible]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岐伯[illegible]氣客于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illegible]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于頭項者氣至頭項而[illegible]者氣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于[illegible]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

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今此節不若素問之詳必與彼參看始明

此言邪氣雖因衛氣而或入或發然邪之所感亦必形則凡邪之所舍無常府也大衛氣行于風府則腠理乃發發則邪入其邪氣隨衛氣而日下一節因邪之入所發者必從風府而出也然有不當于風府者亦作伯言風之所府者無常上風府乃督脉經穴名此風府乃風之所舍爲府也義見下文及上論如瘧論所謂衛氣之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于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者邪氣至于背而病中于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由是衛氣之所出與邪氣

相合則必開其腠理而病發信乎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豈必盡由風府而入哉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沉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 衍當作休按瘧論帝曰風之與瘧也此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此節不若瘧論之詳當參考

此言風證與瘧證相似然風常在而瘧則有時而休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風有寒有暑者本相似同類然風證常在而瘧則有時而休此所以可疑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所以常在

而經作止。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沉而內薄。故必因衛氣之應而瘧始作也。此風蓋之風即素問風論之風如寒熱熱中寒中癘風之類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荅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

此言賊風之中人，不必以時，其感之暴而發之遲，非如八正虛邪之有時也。有等賊風之邪氣，雖能傷人，而非

由于八正者彼八正虛邪如前九宮八風篇所謂太乙入徙于中宮乃朝八風占吉凶及本篇下文所謂八正之候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于叶蟄之宮云云者是也故言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腠理之開而入之其入深而內極病所以病人者至猝而暴及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故病之所發者待遲以後也

黃帝曰有寒温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荅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

毛髮堅。腠理郄。煙垢着。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腠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有病者。其所感之邪。亦有時也。上文言賊風邪氣。其中人固不以時。而此節則言感之者亦必有時也。是故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而猝然病者。正以平居之際。其腠理開閉緩急。亦有時也。何也。人與天地日月。本相參相應。天之月滿。則地之海水盛于西。人之血積于身。而充肌肉皮膚。毛髮腠理。皆充密堅郄

雖煙垢亦內着之故雖遇賊風其入則淺而不深也至于月郭既空則海水盛于東人之氣血亦空虛衛氣形體肌肉皮膚腠理膲理皆減去縱薄雖煙垢亦落故一遇賊風其入既深而病人亦卒暴矣此雖有時遇之然豈如八正虛風與八節相應者哉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

命、賢。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

此言人之暴病死者。以其遇三虛。不得三實也。乘年之衰者。即素問刺法本病二篇。所謂司天失守也。逢月之空者。即上節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也。失時之和者。即春應煖而反寒之類也。有此三虛。而賊風傷之。則暴病而死矣。三實反是。然此乃一人之所病也。至於衆人同病者。下文詳之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一

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怠而皆中于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此詳言八正之候感于冬至而重感于立春此賊風之所以傷人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蟄之

宮風所從南方來是謂從後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夜則可避而晝則難避民或中之則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于立春則陽氣大發而腠理正開又值風從西方來是亦從後來者爲虛風也蓋西方以南爲後東方以西爲後耳此則兩次之虛邪相搏人之經氣相結而代脉自見矣然不特此也諸凡太一居于別宮如立春遇西與北風之類皆謂之遇歲露也大抵歲之賊風有多少則民病之多少死生係之矣

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

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軍行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下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之風。殘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癉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

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膚理者也

此言正月朔日有所占之風而餘月亦有所占也

大惑論第八十 首二節論大惑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嘗上于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睛同）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故邪中于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于腦入于

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同斜)其精(同睛)其精(同上)所中(去聲)不相比(去聲)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視歧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脉法于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此因帝問而明惑之所由然也清冷之臺東苑之所有也惑者眩惑也帝之所言形容精神惑亂之義盡矣然此氣卒然而然殆不可測仍言人之精神魂魄散不能

故以之而惑。然惑本于心，心注五藏六府，五藏六府通于目。目見非常之處，而心遂以惑耳。位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睛，睛之窠爲眼。腎主骨，骨之精爲瞳子。肝主筋，筋之精爲黑眼。心主血，血之精爲絡所以絡其窠也。肺主氣，氣之精爲白眼。脾主肉，肉之精爲約束。所以褁擷筋骨血氣之精也。而與血脉相并，則爲系（後世五輪之說似是而不典當以此義爲正）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故邪中于項，又因逢其身之虛，則邪入深，即隨眼系以入于腦。由是腦因邪而轉動，至于牽引目系而急。惟目系急則目遂眩以轉。其睛自斜，不相比並，精氣自散，視物

歧一爲二而爲惑也何也目爲五藏六府之精營衛魂魄之所常遁神氣之所内生今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以不免于惑也且此目者有陰陽之義故瞳子黒眼法于陰白眼赤脉法于陽必陰陽相合而傳斯精且明今見物歧一爲二則陰陽不相傳而不得精明矣況此目者固爲五藏六府之精而實統之于心是目眞爲心之所使也惟心爲神之所舍今心之神精既亂而目自不能轉故卒然見非常之處而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此惑之所由然也今帝上淸冷之臺而黙然見非常之處乎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歧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間者爲迷甚者爲惑

此承上文而明惑本于心必始迷而繼惑也伯又言惑起于心必先有喜怒而又猝然感于外物故精氣亂目視誤而遂至于惑耳俟其神氣既定乃復如初也大凡人情始有所聞則迷而不解繼則惑而不已矣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歧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于下久之不以時上故

善忘也

此以下至末承上文論惑而遂及善忘以下等邪此則言人之所以善忘也惟人之下氣有餘故腸胃居下者實上氣不足故心肺居上者虛心肺虛則營衛之氣留于下下之腸胃而久之不以時上宜乎其心之在上者善忘也

黃帝曰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歧伯曰精氣并于脾熱氣留于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此言人之善饑而不嗜食也夫善饑者宜嗜食今善饑

而不嗜食者正以精氣并之于脾而熱氣留之于胃胃熱則消穀故善饑此然胃氣逆上于上脘則此中脘當冷故胃不飢而不嗜食也

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

此言病之所以不得臥也人有病而不得臥者正以衛氣不得入于陰分而常留于陽分則陽氣滿而陽蹻盛故不得入于陰也惟陰氣之虛所以目不得瞑耳

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于陰

不得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目閉二字和當在上目當在下

此言人之有病而目之所以不能視也言人有病而不能開目以視者正以衛氣留于陰分而不得行于陽分則陰氣盛而陰蹻滿故不得行于陽也惟陽氣之所以目不得開耳

黃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胃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于陽夜行于陰故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

[illegible][illegible]則行遲留于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

此言人之所以多臥者正以人之腸胃大而皮膚濕分肉不解也惟腸胃大則衛氣久留而不得出皮膚濕而分肉不解則衛氣之出于身者遲矣衛氣者晝日常行于陽經陽經之氣既盡則臥夜行于陰經陰經之氣既盡則寤今腸胃大而衛氣之留于內者久皮膚濕分肉不解而衛氣之行于外者遲所以陽氣不精惟欲瞑目而多臥也

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于陽也久故少瞑焉

此承上文而反言人之所以少瞑也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于上膲上膲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于陰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膲同焦

此言人之所以猝然多卧也十二經爲常經而陰陽二蹻爲非常經故帝云然然有等猝然多卧者必有由于二蹻之外伯言上焦者乃宗氣之所積惟邪氣客于上焦閉而不通及已食與飲之後則愈閉矣其衛氣久留于下焦而不得上升以出故衛氣不出則不精明而猝然多卧也

黄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此言治前諸邪之法也自大惑論篇忘已下七項雖非外感皆內有邪氣爲病也徐然多以邪氣之下焦可乘內外之邪治上治之者必有其法或藏或所陽頭額腸胃陰陽營衞不出于藏府皆分之以責其小過之在何經蓋凡有病皆可以稱爲過而自善忘已下非惡大之疾謂之小過亦可也其邪氣之盛者則寫之正氣之虛者則補之然人所以致此疾者有如九鍼論形樂志苦病生于脉等義及素問血氣形氣論

亦云然則此乃其病之所在也必既定之而後取穴以
刺之耳

癰疽第八十一

内篇癰疽之表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
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
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
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
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
先後從虛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
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

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歧伯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萓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為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于五藏藏傷故死矣泣澀同

此詳言癰疽之所由生也帝言腸胃受穀氣言腸胃者其腸則帶言也

化爲精微之氣其宗氣亦出于上焦出喉嚨司呼吸以行于十二經隧之中上外絡谷而滲孫脉內則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營衛生會篇云中焦亦出上焦之後所受氣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注于肺脉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獨得行于經隧命曰營氣又決氣篇云言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光爲血血和則孫脉先滿溢而後注于絡脉絡脉皆而後注于經脉陰陽諸經此血張之皆因呼吸而爲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其行有經有紀周之于身有道有里素問節藏象論亦有則有道理一句與天同行而不得休止須知切而調之其實者則從虛之之法以去其實所以寫則不足而爲虛也蓋疾去其鍼則邪氣減矣若久留其鍼

先後如一。斯則從實之之法，以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為常人也。由是血氣已涸，形氣乃折，故凡血氣平否，余已知之。但癰疽之所由生，其成敗死生遠近，然木川以輕度也。伯言經脈流行不止，誠與天地同度合紀者也。故天宿失度，則日月為之薄蝕；地經失紀，則水道為之流溢，草萓為之不成，五穀為之不殖，徑路為之不通，而民不能往來，雖巷聚邑居之中，似乎別離異處矣。況人身之血氣乎。惟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滋不通，衛氣歸于內，而不得復反于外，故癰疽乃生。試以其始終言之。其始寒化為熱，熱勝則肉腐。由是肉之內有筋，筋之

內有骨。骨之內有髓。髓液皆因肉腐則爲膿。而爛筋傷骨消髓相因而至矣若不得骨空以寫之所以肌枯空虛筋骨肌肉。不相榮澤經脉敗漏五臟俱傷而死期至矣

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岐伯曰癰發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此言猛疽之勢急而有寫之之法也

發于頸。名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脉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此言夭疽之勢急當急治之而不治則死也淵腋。足少

陽脈經穴名也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

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

此言腦爍之有死徵也

發于肩及臑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焫之

此言疵癰之當急治也

發于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疎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此言米疽之有治法也

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纓急治之

此言馬刀挾纓之證當急治之也此證不言其所發承上節腋下而言也

發于胷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此言井疽之當早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菰𦼮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

此言甘疽之當急治而死死後有膿也穀實名菰𦼮即栝蔞也

發于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

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䔖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煑之竭為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此言女子有敗疵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䔖翹今之連翹也同連翹及草根各一升共二升煑汁以強飲之

發于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

此言股脛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此言銳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内不治十日而當死

此言赤施之當急治而生股内者之有死期也

發于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勿石以下之石即第四節砭石之石）

此言疵癰之狀堅不可砭而柔則可砭也

諸癰疽之發于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于陽者百日死發于陰者三十日死

此言癰疽之發于節者不分陰陽而皆死也節者關節也其節之外廉爲陽内廉爲陰

發于脛名曰兎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此言兎齧之當急治而否則害人也

發于内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數音朔輸腧同穴空

此言走緩之狀宜砭之而可以生也

發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

此言四淫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此言厲癰之當急治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不否同）

此言脫癰有生死之辨而病勢不衰則當斬其指否則必至于死也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于經脉之中則血泣（澁）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為焦枯五藏不為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純）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

此言癰疽之別癰輕而疽重也癰疽本皆熱證然癰雖肉腐成膿而不內陷于骨故髓不爲枯五藏不爲傷疽則筋骨良肉皆無餘而下陷于肌膚筋髓皆枯內連五藏此其輕重如此

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此又言癰疽之別即其皮之堅澤可驗也